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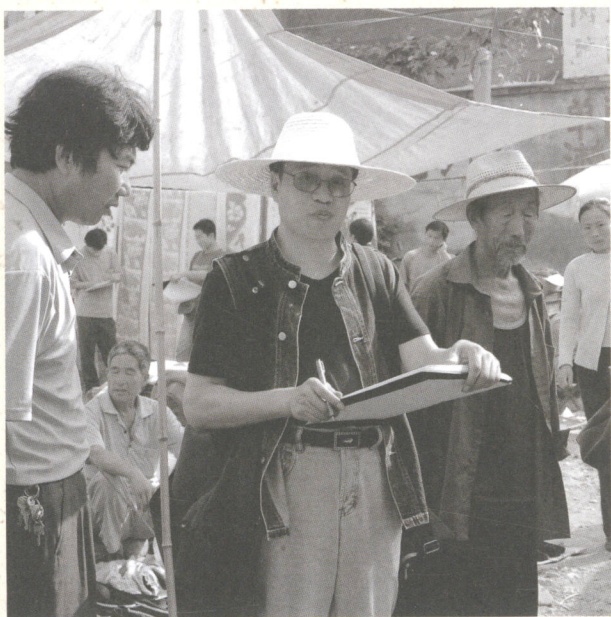
名家水墨人物写生



袁武

山东美术出版社





袁武

简历

1959年9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艺术系，199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获硕士学位。

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第八届青联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作品《大雪》获全国第七届美展铜牌。作品《没有风的春天》获全国第八届美展奖牌。作品《天籁》在首届枫叶杯国际水墨画大赛中获金奖。作品《凉山布托人》获首届全国国画人物大展优秀奖。作品《九八纪事》获全国第九届美展银奖。1997年被全国文联评为中国画坛百杰。作品《亲人》获1998年全国抗洪英雄赞美术作品展一等奖。作品《生存》获解放军文艺奖。作品《夜草》入选2003北京国际双年展。作品《抗联组画——生存》获全国第十届美展金奖。

多件作品曾在《美术》、《国画家》、《中国书画》、《中国画》、《美术观察》、《朵云》等杂志发表。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曾播出艺术专题片《心路》，介绍其作品及艺术创作道路。曾多次在日本举办个人画展并进行学术访问。出版有《袁武新作品集》、《袁武中国画写生集》、《袁武国画作品选》、《当代中国美术家档案——袁武卷》等。



名家

山东美术出版社

名家水墨人物写生

03.9.5 在菊口廿一國
弄臣子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袁武 / 袁武绘.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6.9

ISBN 7-5330-2215-7

I. 袁… II. 袁… III. 水墨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65993号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82098268 传真: (0531)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顺河商业街1号楼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86193019 86193028

制版印刷: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8 开 9.5 印张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目录

4	写生日志		38	山东峨庄老奶奶	2004
7-10	吉林旺起农民	1994	39	山东峨庄老农	
11	着彝装的模特	1996	40-41	山东峨庄农民	
12	女同学写生(局部)	1997	42	课堂写生	
13	课堂写生	1998	43	峨庄人	2005
14	都市青年	1999	44-55	山东峨庄写生	
15	穿大花裙子的妇人		56	2003级国画教室	
16	高鼻梁的老大爷	2001	57	2003级国画教室一角	
17	黑风衣女子		58	课堂写生	
18	城市少女		59-60	民工兄弟	
19	郊区来的大爷		61-62	课堂人物写生	
20	短训班的袁鹏飞同学		63	民工兄弟	
21	穿皮衣的小崔		64-69	课堂人物写生	
22	课堂写生	2002	70	画室写生	
23	2000级国画教室		71	民工兄弟	
24	国画写生班一角		72	袁昕小像	
25	21团战友		73	杨琼小像	
26	国画班写生课	2003	74	课堂人物写生	
27	2000级国画教室		75-76	课堂人物写生	2006
28-29	宁夏银川回民				
30-36	21团战友				
37	山东峨庄农民				

写生日志



一年一度的写生课开始了。2002年我带一组学生，孙浩带一组学生，来到密云县溪翁镇黑山寺村。

9月4日

早饭后带学生步行三四里路去一个很大的镇子画速写。

每次下乡写生，首先要给学生和自己制定一个计划，要带着问题来，并在这个阶段的写生过程中，一直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做。这些年的写生总是在研究人物肖像，对场面的速写和人物群像的组合涉猎极少，所以这一次我要尽量多画组合和场景，应该承认这是我的一个弱项。今天的三幅组合画还算顺手，但因为人物形象特征抓得不够，还有人物关系等问题，稍微失控就会使其中的人物不和谐，场面的描绘也是很有难度的，希望这次写生能解决一些问题。

下午，又在昨天画的那个地方重画一遍水墨画，这次是采用国画的形式。画风景写生难度在于主客观的相互协调——太客观地描绘景象，不能完成画面效果，没有味道，也无法注入绘画语言；如果太主观，就会把习惯画山水的手段一挥而就画出一幅非写生的“写生画”，这样对写生而言是徒劳的，同时会使你的画越来越没感觉。而真正面对景物，用一种适当的表现语言完成一幅实景转换，才能体现艺术家的美学意识和艺术感悟。这种对艺术的感悟，有时是模糊不清的，能想像却不能实现。今天的这幅写生，个人固有的东西太多，物象中那陌生的部分却捕捉得太少；另外，笔触太纤弱、不强烈、不整体，这是一贯的毛病，总是难以突破。现在写生的过程就像是火车行进在路轨上，无法摆脱老套路，作品毫无新意。当然，改变自己是一个很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而这改变却必须在你最不顺手的时候才最有效。停下手，试着往坏的方向走，新生往往是在死亡以后。记得一个诗人曾说过：“人是一个初生的孩子，他的力量就是生的力量。”

9月5日

今天的一张速写似乎找到一点感觉，画得也相对放松。速写过程中想得太多不行，不想也不行，既要有无意识的行笔，又要有所制约，笔笔讲究则太拘束太做作，线条过于随意会使画太油滑，应该在形放松的时候线严谨，形严谨的时候线放松，这样呼应着画，画面会好一些。这次带的宣纸不好，原打算用毛边纸，结果不能用，带的备用宣纸在家时也没太介意选，所以现在很不好用。

水墨写生和钢笔速写不一样，特别是用色，如果把握不好，就会乱了阵脚。实景中的色彩太丰富，往往在随意画国画时，用墨自然以墨为主，但真正面对色彩的世界，墨的运用却不能自信了。主观和客观在绘画中一直是一对无法摆脱的矛盾，无论是技法高超还是手法低下，抄写对象总是画者常常走入的误区。在写生的过程中，你可能没有时间想主观或客观的问题，但表现对象是写生的目的，就会使你倾向对象。其实，在写生中应该清楚，自然景象只是构成绘画的一部分因素，而只有这个因素对于一件作品是不成立的。泰戈尔曾说，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隶，也是自然的主人。一幅好的写生画，不可能是从真景中抄下来的，没有想法、没有语言、没有经验是无法在对景写生中完成一件作品的。

9月8日

人学到一点东西，掌握一点东西是不易的，但改掉一点固有的毛病，突破自己的现状更为艰难。属于自己的文字、线条、审美情趣，即使已经厌烦，也仍非常顽固地在你的行为中显现出重重的痕迹。成就不一定完整，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正是那种不完善、摇摆不定甚至是幼稚的、富有冲击力的、在成就之外的东西，米兰·昆德拉说：“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含有某些未完成的部分。”这是很有道理的。起码，艺术是这样的。一个画者一生的追求是在做着两种努力，先是在竭力摆脱幼稚，渴望成熟，尔后，是摆脱成熟，破旧立新，即“熟后生”的感觉。往往这后一次的努力是徒劳的，也许一生也没有走出来，或成为悲剧或因此辉煌。有一些人就是因为有一套

方法而在画坛上成名，之后也是这套方法而成为某些形式落后的符号。由此可见，成长中若没有障碍，成熟得太顺利，或者说是过早地成熟了一个躯壳，反而遗憾；如果能厚积薄发，成而不熟，那么必须要痛苦地突破自己，我现在正做着第二种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的一些方法是毛病，但要舍弃这些毛病，也就失去了方法。记得很多年前和贾涤非聊天时，他曾说：“现在最讨厌的是太会画了。”我现在不能说是太会画了，却也有一些太顺手了，这使我面对自己不费力气就完成了的东西一片茫然。这让我想起五、六十年代郭沫若用雕琢的诗的文字和语言，作的那些歌颂时代的诗歌，虽然没有诗境、诗意和诗情，却有诗样式，这是因为他有驾驭文字的能力，一蹴而就，玩着花架子，无病呻吟。艺术走到这一步，是很可怜的。怎么会和曾经的《女神》大相径庭，令很多人诧异、费解，这其中当然与当时的大背景和郭沫若本人的性格有关，但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他具有一个诗人的能力和方法，否则，怎敢把“全运会”、“百花谱”写成诗。

9月9日

今天没有下山，在村里画了两幅水墨写生，一幅是农舍和树，另一幅是一片玉米地。前一幅没有画出新意，还是老套路，用这种惯用的手法画这种写生，就等于是没有方法。我现在画写生怕两种倾向，一是怕画得太像，太温和平庸；二是怕太顺手，自己习惯的画法太多。今天的最后一幅写生，真正找到了一点感觉。我现在理解，真正进入状态的写生，应当是边画边修正，在调整中往深入画，而且方法是不确定的，结果也是未知的，在作品中制造矛盾，又要理顺到一定程度，而不是消除矛盾。一幅好的写生（也许包括作品）不能只追求和谐，要和谐和矛盾并存，才有它的绘画性，才能尽量避开匠气和甜俗。写生尤为不能有套路，因为你面对的景物是陌生的，而且使其成画应该说也是初次。一切都该是临时的、初创的，写生的意义和趣味也正在于此。

今天的写生，苞米的形状应该更放松些。上虚下实的设想，最后完成得并不好。画到某一段落，就不敢再放开画了，怕画坏了，缺少尝试的勇气。苞米地的空白处，犹豫再三才决定用淡墨点了一遍，其效果说明是对的，由此可见，突破的勇气很重要，并且很难得，难怪李可染曾说：“可贵者胆。”

9月10日

今天是教师节，有许多学生打来祝贺的手机和信息。这些年确实教出了很多学生，甚至已经忘记了哪些人曾是我教过的，但是学生总是记得老师。不管他用什么方式对待你，或是出于什么心理评判你，但是他们心里从你教的第一节课开始，就留下了一个你的迹象，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为人师表”吧。我喜欢做教师，并不是因为这个职业被誉为“高尚的职业”，而是喜欢这个职业带给我的生活气氛和展示的机会与空间。学生的存在，让我时常对自己的价值产生疑问。换句话说，面对学生，我必须时常地修正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否则会撑不起教师这个架子。“为人师表”不应只是个招牌，而应让我们像一个有功能的机器，时刻都有动力，时刻都可以被操作。作为机器本身，要注油要检修，要更新换件，这就是我做教师的意义和喜欢当教师的乐趣。关于艺术，我的愿望是一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很残酷，对学生、对我都如此。学生超越老师这是必然的，但是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尽量长时间地领跑，否则，教师还有意义吗？如果不能严于律己，不能是一部运作优良的机器，只挂着一个教师的牌位，那是耻辱，也是一个品德问题。

现在恰恰有许多这样的教师，知识老化，不学无术，却硬撑着门面，以不变应万变，除了占据教师的位置，别无长处。年复一年，教学生的结果就让一批又一批学生嗤笑。而自己却终日里装傻，真应了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据说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流行的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中国的大学何时也引进这句名言，点拨点拨那些靠“混”度日的教授们。

9月16日

早饭后来到锦州开发区附近的孙家屯乡，由于有学生家长的帮助，一切都很顺利。吃住安排就绪后，下午到海边画了两幅水墨写生，没想到海边竟然有这么多的旧船，处处皆是可画的场面。我是第一次画船，还没有什么方法，另外画带透视的船很有难度，所以第一幅画得比较谨，第二幅相对放松了一些，明天的写生还要再想想办法。今天看了李可染的一本写生集和郎绍君写的关于这批写生的文字，很受启发。李可染关于写生的一些论点，特别是对于写生要求的“精心、耐心”，要像狮子捕象般竭尽全力，反对以传统的手法套用到真景的写生，提倡朴素、真实地表现对象，同时又要营造意境等等的论述，我都很赞同。我一直希望写生有这样的意识和目的，而自己的总是太巧，不够朴实，缺少临场性，我要在这次写生中解决掉这个问题。

9月18日

这几天共画了四幅船的速写，只有一幅还有一点速写的味道。今天还另外画了两幅，人与船的局部速写要比单纯画停泊的船好一点，但仍然有插图的感觉，主要原因是太碎太谨，形的强化与放松都不够，小的枝节太多，缺少大实大虚和反差，过于四平八稳，不能大胆果断地用直线。其实这些毛病我都知道，但习惯的东西太多，积习难改，真是“学拳容易，改拳难”。在密云开始用的一本速写，今天全画完了，明天用新的一本速写。但愿有个新面貌，画出一点新感觉。

今天的海风可真大，面对宽广无垠的海水，觉得风是从四面八方刮来，疯狂面肆虐，寒冷刺骨，每个人都缩在一个小角落里，专心地画。若不是我在这坚持画，这些学生早跑了，但是如果真的画进去，对风和寒冷是没有感觉的，因为想画一张好画，是最简单的愿望，而且已经开始了，就应该有个结果。

9月20日

早上照旧去海边画写生，先画一张速写，尽量放松并简化，改变每天的速写繁琐拘谨的方式，但是总觉得这样画不成立。昨天一个学生问我画的谨是不是因为行笔慢，我说不是。谨是因为形的问题，形象太完整太面面俱到，忽略了感觉，不注重节奏，才使画面又谨又匠气。今天虽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能够一天比一天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是进步。

上午还画了一幅水墨船的写生，我有意识地表现水墨的效果，削弱颜色的运用，但水墨的感觉并不明显。也许是临景写生的缘故，水墨的语言受到限制，有点不伦不类，既没有了昨天那幅接近写实的、有一定质感的写生，也没能水墨淋漓地真正发挥水墨画的技能。今天的画面是一只大船三只小船，因退潮而显露出的海滩很入画很别致，但我并没把那种感觉画出来，更没像李可染所说的，营造出画境。

下午，画了两幅人物写生，笔墨把握得不好，浓墨重笔太多，淡墨松笔太少。面对生动形象画不出来，笔不达意。

晚饭后散步到海边，第一次在夜晚这样近地走在海岸上。真正感受了一次“海上升明月”的佳境。广阔无垠的海面，堕入夜色，意境空旷、寥远。只有在明月高悬处，银光泛起，熠熠生辉，像巨大的广场射灯，将广袤无垠的大海照出一条又宽又长、波光灿灿的亮面，夜泊在海面的渔船闪烁着忽明忽暗的灯光，由近及远，斑斑点点，时隐时现。静静地伫立在海边会产生一种别样的心情。

9月23日

早上再次在昨天的那个角度画那些旧船，并把远处的那栋小楼也画上了。今天吸取前幅画的教训，没有用太淡的线勾船的结构，渲染时只用淡墨，效果果然不错。这幅画画得很松，写生的感觉弱了一些，但水墨画的味道很浓。

下午，让大家轮流当模特画线描头像，大家彼此熟悉，造型的难度就大一些，几乎没画像几个，这样训练是把握造型有好处的。下午又找来一个老大爷画水墨，画得很顺手，是我来这里几天画得比较理想的一幅头像。

这一次的写生，还剩最后一周了，也微微感到一些疲劳，每天都有收获，但每天也都要付出辛苦。我现在晒得不成样子，今天去洗澡时偶一照镜子，又黑又红，好像比我那年去新疆还黑。远远看上去，因为没有健壮的体魄，无法像渔民，但绝对像一个终年在海边甯的鱼贩子。海风就是大，难怪这些女同学每天把脸包得严严实实。每个人都用两条围巾以上，从脖子到头顶缠的像中东人，只露出两只眼睛。如果她们晒成我这样就有意思了，肯定像文革时的铁姑娘。

9月24日

上午画一幅海面的三条船，主要是想画大海。画了这些天的水墨写生，还没仔细研究该怎样表现海，因为好几次等把船画完，近处的海水已经退潮，只能去画海滩。今天先把要画的船勾出轮廓，然后全力画海，待海水完成后，再补充船的内容。天有点阴，所以一直觉得海面很暗、很重，但仍然波光粼粼。我用花青和黄及墨画海水，然后又用淡墨及少量的色画船。画得很费力，也很丰富，只是没有画出当时的感觉。整个画面有夜晚的效果，海水画得太重了，几条船也太灰暗，也许是因为我常画海，个人主观表现海的东西太多，对海的真实感觉太少。我一再告诫自己要画感觉，不要编，但还是主观多于客观，这对写生而言是大忌。

上午画了两幅速写。从昨天开始，我找到一种新的速写方法，即先画一个在画写生的学生，然后再连同他所画海景一起速写，这样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速写构图，并且很有画意。

今天渔村的书记请来三个老人为我们作模特，形象都很特别。其中一个老大娘，一直很生气的样子，当画她时，她说：“书记召我们来开会，怎么又画像呢？他（指书记）怎么不让他妈来画像？！”另外两个老大爷也很有趣，其一喋喋不休，刚开始画他时，他就问我老家在哪里，我说就在吉林市，他马上谈兴更浓，说吉林、哈尔滨、辽源市哪有厕所他全清楚，我问他为什么，他诡秘地笑而不答，继续神侃：“年轻时我从来不在家，都在这些大城市转”。我再追问你做买卖啊，小老头还是只鬼笑，这时坐边上的老大娘插话说：“他不学好，是小偷。”大家吃惊地再看小老头，他依然故我，而且黑黑的小眼睛里放着惬意的光芒，那神情好像又偷到一个大钱包呢，一付自豪的表情无法掩饰。知道了他的身世，再看他的相貌、行为、举止言谈，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小偷的感觉。不知道他是生下来自然长成这样，还是这辈子的老小偷生涯使他长成了贼样。另一位老大爷一直沉默寡言，身材矮小瘦弱，即使我们画他的时候也不多言。这时老大娘又说了：“他是老革命。”我忙接话说：

“大爷您什么时候参加革命？”
他答：“16岁就出去了，在咱们队伍上。”我说：“那怎么回来当老百姓呢？”大爷说：“解放了西藏，领导说我没文化，叫我回家，我就回来了。”我说：“那也不能回到村子里当村民啊，您应当有工作。”他说：“先是在镇政府，后来又回村的。”老人没说后来为什么回到村里，也没说干了一圈革命，又成了普通老百姓，现在有什么想法。看着老人那平静的脸和一身老村民的装束，我一片茫然，这世界是怎么回事，是谁在什么环节出

岔了，总有这些稀奇的事情发生，眼前的一位老革命和一个老盗贼，怎么会有如此与身份不符的心态。

今天海风很大，海上波涛汹涌，几乎不能画画。画到中途时，真想罢笔不画。在大风中作画是很麻烦，先用胶带把画板固定在画架上，再把画架缠在旧船板上，即使这样一阵阵大风还是把画板鼓得直响，时不时的，就会把画架及画板一同鼓翻，有时一幅写生被掀翻了几次，摔得支离破碎。身边的一个女生不仅画架被掀翻，人也被掀翻了好几次，起初大家还会看着倒在地上的她大笑，后来倒的次数多了，便习以为常，只听到了倒地 and 爬起的声音，不再有笑声，觉得被大风刮倒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停笔，大家就都不画了，所以还是坚持画完。

晚饭前，去了一趟锦州渔港，也称为小孤山。这里很美，几块巨石伫立在海水中，狂风卷起汹涌的白浪，一遍遍地拍打着这些大石块，激起几米高的浪花，真像东坡先生的词句“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海一直是艺术创作的宠儿，因为她太丰富了，无论她平静还是愤怒，都会引起每个人的情绪共鸣。面对大海，你总会产生无限的遐想，浮现丰富的美感，进入有情愫的境界中。

在渔港里惊喜地发现这里停泊了近千条小船。船体靠着船体，桅杆林立，像万杆长枪直刺苍天，远远望去如同青纱帐，很是入画。因为我们只是去玩，所以没有带画具，决定明天来这里画速写。

9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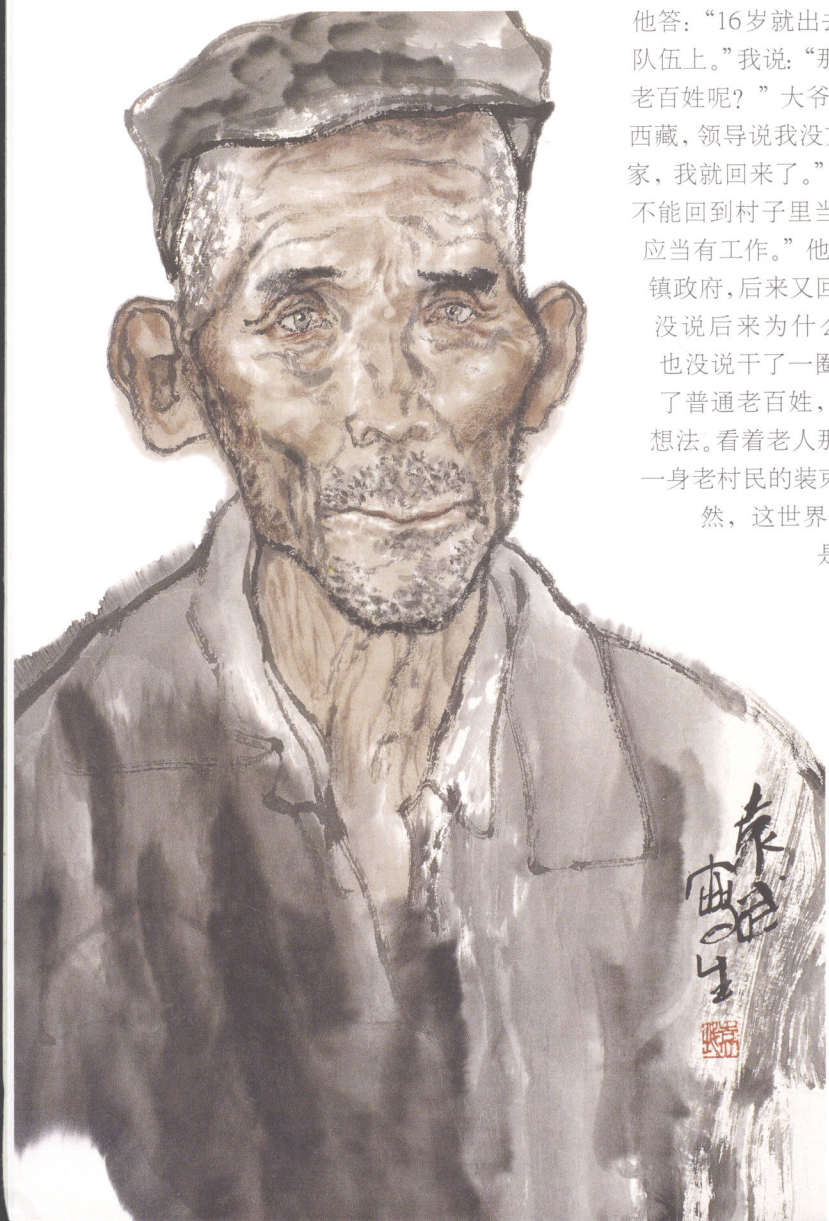
今天去了锦州渔港，先是面对那似青纱帐的“船林”画了一幅速写，但是以失败告终。这么多船和桅杆挤到一起，极其壮观，充满美感，就说明它已经具备构成画的元素，可是真正要着手面对它写生，却又无从下手。这不是风景的问题，而是方法和表现角度的问题，用现有的常规方法或者我自己的这套画画的手法是画不成这个场面的。比如怎样以虚代实，怎样能画得多而不乱等问题都没处理好。我对这样的场面试着画了两次，第一幅，按我的想法，从头到尾把几条排列在一起的船画成一张速写，但效果却没有了现场的气派与和谐；第二幅是把更多一组船排列在一起，实景望去，疏中有密，节奏感很强，可是只画出几条船，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因为随着透视的规律，船越来越密，如果还机械地描绘就会乱了，而仅凭感觉糊涂着画那个场面，也失去了原意，没有了它的魅力。我坚信这成片的小船，一层层地排在这里是非常好的素材，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幅画。这需要用感觉去“巧取”，而现在是用理性去“蛮干”，所以画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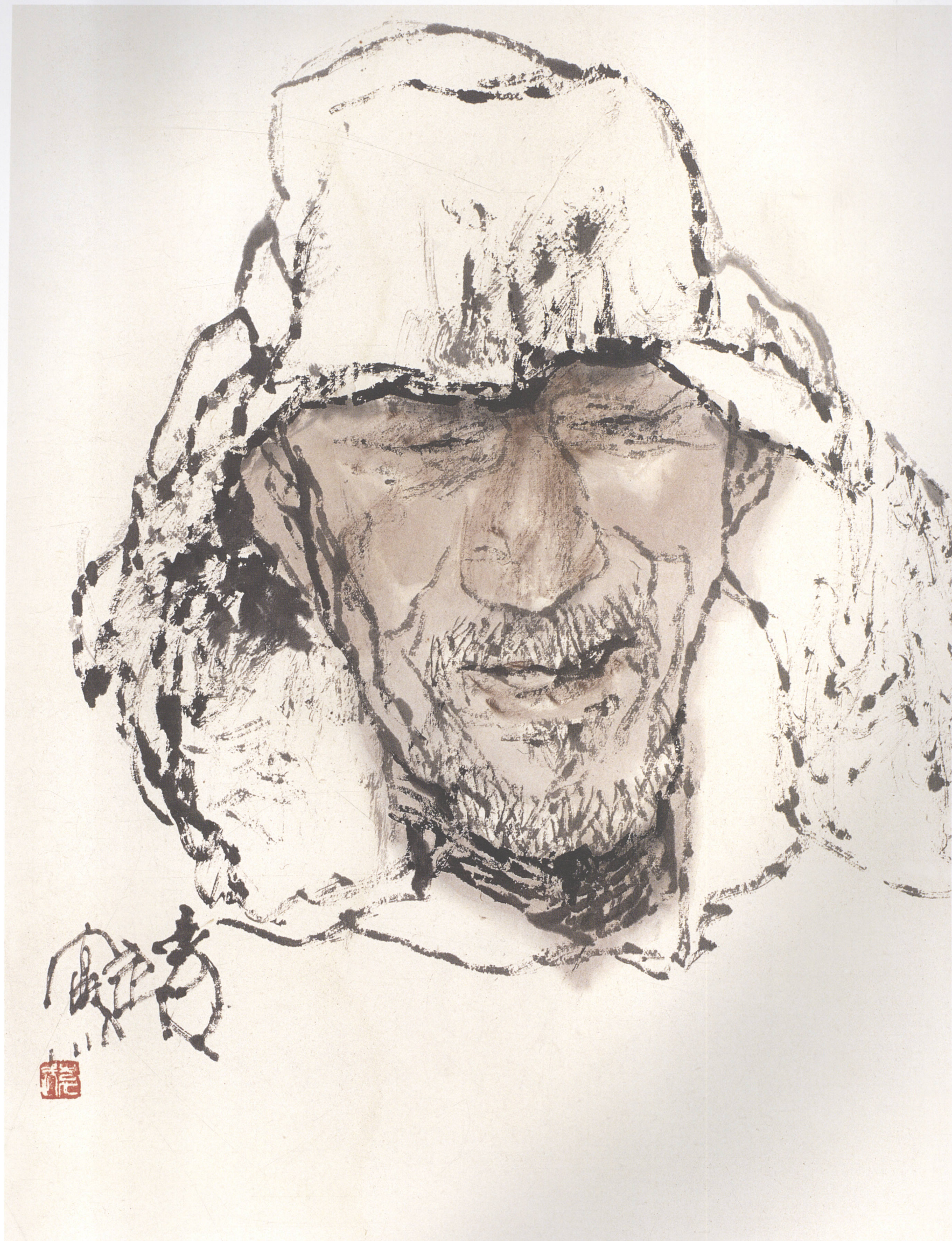
9月27日

今天是这次写生的倒数第二天，早上本打算带上用具去昨天的那个渔港画那组船的水墨写生，但是海风奇大，干脆无法在外面架画板。只好带着速写本去渔港画一些速写。因为风大渔民也出不了海，所以画了一些闲着无聊的渔民。渔民形象有的很生动，着实令人兴奋，可是却画不出感觉。另外就是漫画和强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时很难说清楚。其实，我一直认为，漫画和强化是有质的区别的，漫画也是在强调对象的特征，但漫画有随意性。漫画会很像，很有趣、生动，但漫画不会成为具有学术性的肖像艺术。首先，对于形象而言，它不够严谨，因为你把同一个画家画的多幅漫画有意摆在一起会发现，这些形象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是画家的习惯或者说漫画特有的美学形式，而强化形象在众多的人物形象的比较中，就不会发现那么多相似性，因为强化是有目的和根据的。如果不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就会把肖像简单化，也许不会画得太甜，但却容易养成一种轻视对象、丑化对象的习气。

下午画了两个老人的水墨写生，其中一幅较满意。

在野外画人物写生，总是急促、匆忙，留有遗憾。但这些写生带回学校再看，却觉得比教室里的人物更生动有趣。就是当时没太注意研究笔墨，随意自然反而好看。可见，对人物形象的捕捉和朴素的感受才是肖像的灵魂，而技法，就像人的衣装，只带来美感，却不具有生命。





吉林旺起农民 65 × 45cm 1994 年





吉林旺起农民 45 × 65cm 1994 年
＜吉林旺起农民 65 × 45cm 1994 年



秋
月
畫
完
已

陈鹤良
1996年
吉林旺起农民
生



着彝装的模特
吉林旺起农民
130 × 65cm
65 × 45cm
1996年
1994年





课堂写生 130 × 65cm 1998年
女同学写生(局部) 100 × 65cm 1997年



都市青年 130 × 65cm 1999 年



穿大花裙子的妇人 130 × 65cm 1999年